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展喜犒師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杜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二盟

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林衛救魯故伐齊

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林喜之兄使喜受犒師之辭於柳下惠

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

犒執事。

杜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引先王命
甚嚴正却
叙得通家
親熱得好

子則否

黃建云陡作奇語以聳人聽聞下却解得平實穩當于金對泰伯亦如此戰國策多祖之齊

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杜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

糧跡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罄亦作磬或謂如鐘磬之懸一無所藏也

何恃而不恐對

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犬師

職之

杜職主也大公為犬師兼主司盟之官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杜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

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遠。

魏禧曰以此辭令齊侯輒還猶知此時為近古而齊侯為賢也然傳曰討是二盟謂魯與衛莒再盟則齊師原非名義之正耳

邱維屏曰句句粘到桓公尤足壓倒聳動孝公

彭家屏曰展喜犒師之詞受命於柳下惠者也始從周公大受命王室大本大原說下繼言齊桓一匡天下之功以見嗣世必不恃先君之德純以義理之氣震動齊侯非春秋吻士酌事勢利害以蘄服人者

所可比矣

楚滅夔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

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夔今荆州府歸州二十里有夔子城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杜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

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

杜今尹闞空申于玉

杜司馬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魏禧曰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於禮正而見滅者其辭

不順也曰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追憾於失楚而

不祀則是以私忿而廢大禮且辭倨非對大國之體

也若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自竄于夔是以不得嗣楚禮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故支子不祭若我祀祝融與鬻熊是二楚也敢干典禮以亂大國之祀魯祖周公而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而不敢祀后稷今大國以是為討是教貳也其猶有可赦也夫則楚師必去或曰楚狡而忍雖辭順無庸曰春秋時強弱相食猶恥無名之師故展喜辭順齊侯還師王孫滿辭順楚子不敢問鼎且夫辭順而見滅非吾悔也夫殺身滅國亦求其無所於悔而已矣

晉文公霸諸侯

秋楚成得臣

杜子玉也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

城頓而還

杜

焦考皆陳邑○焦今河南陝州奪一名城父今江南亳州東頓今河南項城縣境有南

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林使叔伯曰子若國何杜

伯楚大夫遠呂臣也

對曰吾以靖國也

士會之讓卻夫克亦此意

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杜言必矜功為

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餘○禧按以令尹酬于王之

功以為靖國不幾敗國乎豈勢或陵偏于文見機而為

之耶愚謂處此等人如朱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于之論韓侂胄者其可杜文治兵習號令也杜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杜文欲

左傳經世鈔卷六晉霸一四

城濮之戰
最是先軫
孤偃二人
得力左氏

委重於子玉
故畧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蔿

杜為楚邑

終日而畢鞭七人

貫三人耳國老

杜

卿大夫致仕者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

杜伯贏孫叔敖之父

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

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

何後之有

為賈以子玉平日觀之知其必敗非以鞭人賈耳為無禮也

冬楚子及諸

侯圍宋宋公孫固

杜宋莊公孫大司馬固

如晉告急先軫

杜原軫也

曰

報施救患

林報宋贈馬之施救宋被圍之患

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急急

特于案師
中光等出
二人本謀
于此

下手不肯放過古人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前年楚使申叔戌殺以偏齊於是乎

蒐於被廬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作三軍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

今復大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選將奇語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

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

毛杜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為卿林將下軍讓於藥枝杜藥貞子也

孫賓之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杜中行御

戎魏犇為右。黃建云趙衰竟未為卿當時君臣不私從亡之勞如此後世行賞先藩邸之臣毋怪

示人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不廣也。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杜事在二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林知生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杜事在二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林明定其公曰可矣乎。欲用之將用之可矣

動之情如見。却被子犯。遏抑而文。公能堅忍處。亦子犯

如見。○句踐報吳之情。范蠡堅抑之器。亦如是。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杜順少

賤○三於是乎想見諫行言聽。○此一句是作執秩以
正題却牽連前後事總作一論斷又一叙法

鍾惺曰三
段本皆好
事被左氏
三於是乎
標之說科
事事有心
僧者行徑
和盤托出

正其官。杜執秩主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重點醒教字。○義信禮雖有為而

處豈後世所及。學者徒以霸之一字抹煞粗心甚矣。○

此當與曹劌之告莊公申包胥之告句踐同看。用兵之

理思過半矣。若徒以詐謀勇力為戰戰。二十八年春晉

勝未有能久。未有不內傷其國者也。

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丘維屏曰曹衛

而晉遠曹近衛。晉茲之報。空自近始。乃反假道於衛。以

伐曹乎。不過為假道伐虢之計。勝曹而還。遂襲衛也。若

衛不我聽。則又以此重衛之罪。衛人知其狡謀。則寧弗

許焉耳。不然。衛於此後二月。即請盟。欵孟此先之。不過

數月。乃不許。晉假道耶。且鄭衛皆晉怨也。晉於鄭懼行

成之後。既使大夫入盟。鄭伯又親與鄭伯盟。衛雍而其

後二年。猶以亡過無禮。要秦共伐何。還自南河濟。杜從

此日之晉。遂謂能釋然于衛侯耶。

汲郡

南渡出衛林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曹南而東侵曹伐衛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

衛曰伐者以不假道正名而伐之也正月戊申取五鹿杜衛地○與二月

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下軍佐超

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

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

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晉

故戍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林楚欲

衛不能魯見晉強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詐告楚人言于

楚弱故懼晉討殺晉侯圍曹門焉多歎林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

禰牟出胥臣為後犯陳蔡生邑

孔尚典曰人情于將

然之禍則
懼而思殺
于已然之
禍則怒而
思報文公
懼曹豎在
師遠而不
發深使文
公遠發其
塚則愈以
圍曹人之
守耳其能
因而攻之
哉

林○曹再無禮於城
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杜○興衆也舍師遷焉曹人克懼
杜○遷至曹人墓也兇恐

敵則稱舍墓而激厲我則稱舍墓而兇懼要須

因時謀之○黃建云田單詭令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騎劫掘墓正所謂激厲一道理
林○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晉師因曹人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又有好且曰獻狀
杜○軒大夫車言

多故責其功狀○曹國甚小而乘軒至三令無入僖負

百人之無道可知不必說到無德居位矣
○曰免其族

左傳經世鈔卷六晉霸四
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杜○報殮壁之施○曰免其族

產入陳所以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林二

有從亡燕僖負羈氏燒也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使問杜貴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東胃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杜言不以病距躍三百陌曲踊三

百杜距躍也百猶勵也曲踊乃舍之是益受其勇註殺顛頡

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杜舟之僑故號臣林蓋

韋曰文公之殺顛頡而釋魏犇也曰愛其才夫國之大

法豈以才廢哉古之入於法而可議者以其情耳情者

法之所由以用也未聞以才而廢法者也一殺一救法

之廢也甚矣夫以才廢法則有才可肆行無忌而國

家之法惟以加無才之庸衆而不可加有才之能臣是

才者亂國之罪首也般之役先軫唾君而斥君母河曲

之役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晉之法自是蕩然矣或曰
禮有議功有議能是亦用法之情也曰議功則犇頡之
罪皆可以末滅議能則罪犇而責其後彭厚德曰有罪
許犇以不效其亦可以謝頡也矣○彭厚德曰有罪
不能討非法也才有不能立功於後益令犇頡俱以
然則奈何曰犇果有才必能用非權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從亡之勞暫賞其效而俱立功以自贖犇有功則赦
之頡無功則殺之是討罪用才兩俱無害而不得謂之
同罪異罰矣若頡能有功則頡亦才也竝有才而竝以
後功贖效不亦可乎○凡刑賞疑似之際必須咨詢於
衆顯示於人至同功異賞同罪異罰尤當使人灼然於
其故否則近以生人心之疑遠以壞國家之法度也如
且以行之後世論者尚且不服況身當其事者哉苟
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杜
晉告楚不許林告楚釋宋楚又不許此必晉嘗為宋請
絕晉告楚不許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解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林二國未肯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林欲以激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杜不許齊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杜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請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杜申在

故曰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族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杜獻公之子九而除其害。杜除患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杜無求又曰。知

過分

懷呂鄭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謝文游曰：楚成

見識度量老成。漢細使如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子却矣。可惜有君無臣。又云：取軍志語以自處。尤妙。

玉使伯棼請戰。

林伯棼子越椒也。闞伯比之孫。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杜間執猶塞也。讒慝若

剛而無禮，以信諂者之言。豈但不能間執

王怒。林怒。不肯去。

而巳。古今剛愎人見識舉動每每如此。

少與之師。唯西

宋而請兵以戰。上公說是君能從臣

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

廣反。古曠。東宮與若教之六卒實從之。

杜楚有左右廣又

以給之。若教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教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所謂當

斷不能禁而仍與之師。鄭伯惡高克不能除而使潰于

河上古今主臣往往如此殊不可解然如羊祜之勸平

吳慕容垂之勸伐晉皆一主一臣連眾議而行之成敗

懸殊此用謀用斷所以難也城濮之戰子玉使宛春楚

著著極似喜事却極著著把穩詳戰論子玉使宛春楚

夫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杜衛侯未

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失位故言復衛封曹杜一釋宋圍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取二杜一釋宋圍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禮伯者之謂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假道於衛以伐曹弗許而伐衛因借伐曹

衛以挑楚分曹衛以怨楚許復曹衛以攜

楚只將一曹衛操縱楚人如弄
九但以伐曹衛為報怨淺矣
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

後圖之圖謂復曹衛也○先軫大是公說此公說于玉

怒字又狠手觀後敗般秋益見公說怒與上說字

一聞照乃拘宛春於衛黃建云拘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子之去晉師

分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極諷詐心腸偏能附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會此等極正大論語以亢其

讎林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士望云將
戰又作歎
折見勝於
之難篇中
也字疑字
懼字層層
點出

彼矣。此語似平然非本心之談以其謀在必退。三舍楚戰也。○士望云善戰者能移曲於敵。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禾、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杜衛地。○今河南衛輝府境。楚師背鄆而舍

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前曰聽與人之誦，成大

事未有不。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杜高平曰：原

用眾者。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公疑焉。杜疑眾謂已。子犯曰：

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患。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杜晉國外河而內山。○進計利退。公曰：若楚惠何？欒貞

計害凡舉事必算到敗著乃穩。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

人作絲七金天

楚之辭驕而慢晉之辭整服而有禮豈必戰哉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此語似正然非本心之談

晉侯夢與楚

子搏楚子伏已而盥

古杜

其腦

林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嚏其腦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晉

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借夢以堅其志如杯酒化血象鳴牙旗古人解禍為福者皆志定於內也

子玉使鬬勃請戰

杜鬬勃

曰請

與君之士戲

一字足以破軍殺身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杜得臣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

在此謂退至三舍之地

其敢當君乎言為

大夫且退況敢當楚之君乎

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左傳卷之八

晉霸八

上

晉之謀楚
如設阱置
餌以誘猛
虎或在
須臾而整
尾大吼張
威以攝歎
悍然自入
或所而不
知也

車乘敬爾君事

士望云敬字

詰朝將見

林言平旦將見

車七百乘鞬

許見

鞬鞬鞬

音半

杜五萬二千五百人

鞬在後曰鞬言駕乘脩備

句法晉侯登有莘

故國

之虛以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

林登高以觀晉師之強弱少者在長者在前長者在前長者在前長者在前

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

林即晉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林子玉以宗人之

自衛○古之為將必有親兵精銳

曰今日必無晉矣

者為中權乃可以馭衆而行法

亦

此朝食而取勝者然子玉曰今日必無晉齊頃公曰滅

若同而其神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杜子西鬪空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杜陳蔡屬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樂枝使與曳柴

而偽遁杜詐為衆走塵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此子玉不殺文晉師三日

館穀杜館舍也食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

于踐土杜衡雍踐土皆鄭地周襄王聞晉戰勝自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

行成於晉

杜子人氏九名

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

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

杜四馬被甲

百乘徒

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杜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鄭懼服

而盟故其傅王所以禮晉最重

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杜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

將厚意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

伯

杜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三官命之以寵晉

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林大輅金輅也

祭祀所乘其服驚冕戎輅戎車也

服章

彤弓一彤矢百旅

盧

弓矢千杜彤赤弓旅黑弓十

矣杜秬鬯一卣

杜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

虎賁三百人

林周禮

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於王者糾而遠之○禧按河陽之

國糾逖王慝杜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禧按河陽之

王狩于河陽然則此來在晉侯未為大失特不可為訓

耳效尤者將有扶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所

以全晉而存大義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

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請以行之召王以就馬人獨見其

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本心是以請而掩其正也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杜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

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杜元咺衛大夫叔

君以受盟士望云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

事以受盟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陽有此氣勢

左傳經廿九傳卷六晉霸十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林踐土宮之庭

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

以德攻

杜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

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杜孟諸宋藪澤

水草之交曰廩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杜大心子王之

族子玉剛復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

○便見難進言處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

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

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林蓋禱河本無與於戰而足以繫屬民心今子玉吝惜
瓊玉不為氏禱戰是無勤民之心○敗不必因此但其
剛愎不畏神亦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見取敗之道

之老何

杜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歿

子西孫伯

即大

曰得臣將歿

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歿

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

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士望云竟接晉侯之情法俱妙曰莫余

毒也已為呂臣

林即

實為令君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杜言

其自守無大志○古今大監戒後世乃有自壞長城以資敵者奈何

魏禧曰此一舉也後人每以分田畀宋許復曹衛執行人辟三舍等事為晉文之謫又言其欲速亟功於

此見者以為不及齊桓不知齊桓之時楚勢未大張
憑陵中國未甚及執宋公之後中國諸侯唯知有楚
楚偃然自大目中無中國諸侯久矣使非文公城濮
一戰幾何不胥中國而夷狄乎其後數百年得與楚
迭長夏盟有以分楚之勢而壯中夏之威者皆文公
子孫也其譎與欲速也安得有病

彭士望曰子玉不勤民呂臣不在民正對晉教民用
民晉楚以民升降民之重也如此讀左傳須留心此
等處又曰子玉雖才終難駕馭若秦用孟明得之矣

楚子宜一赦責其後效不效即殺之吾於此慨然於古今人才之難國法之易人主怒之不可犯如此豈獨為子玉傷哉

孔之達曰齊桓公伐楚溪入楚境諸夏之勢已張苟可以已即不戰而盟可矣至於楚人圍宋溪入諸夏城濮之地在今河北晉不大挫其鋒則不能以杜後患故城濮之戰正也即用先軫之計無害乎其為正也

邱維屏曰晉文城濮之戰先儒多以譎言之而所以

指悉其譎者未得透露使人見晉文攘楚之功大矣
其譎正欲攘楚耳何害吾謂此事竟看至晉人秦人
圍鄭處止則見晉文攘楚雖是攘夷而實以報曹衛
之怨者著著皆譎并攘楚尊王之事其中皆有威劫
勢凌之隱故春秋書法一一不輕放過如侵曹伐衛
再言晉侯楚人於衛得以救書踐土于溫兩沒王而
河陽之召但書王狩執曹稱畀報衛書歸之于元咺
自晉圍鄭稱人若竟不知晉文有尊王攘夷之功者
孔子豈故抑之耶大抵霸主之義以尊天安中國

爲要晉文初爲襄王定于帶之難是已然始見秦河
上之師乃辭秦師而獨下此忌遏秦師欲專居納王
之功便是第一次譎處及王入而朝便以隧爲請雖
襄王能以大義折之而必與以陽樊諸邑其震主之
威豈但如苾刺在背而已哉如齊桓公召陵伐楚威
聲久震而襄王初賴齊定世子之位繼告齊桓定初
喪之位葵丘之會襄王未嘗自臨但遣宰孔賜胙而
已今晉文一勝楚而襄王乃趨臨會之惟恐畧後此
固桓之尊主終見於下拜文之震主驟敢於請隧致

之也春秋兩削王臨朝會而兩以朝王所志其實特踐土之王無事可託之而見河陽偶有狩事則復託于狩以見王固在此而使溫會削王之書法益著耳卒之翟泉之盟且使狐偃得入王城之內而盟王子矣空胡氏以為無君之心著也至其攘楚楚之所為空攘者以無王也陵諸夏猶次之況於一己之恩怨乎齊桓召陵之伐特問王貢王征之故此為春秋第一義亦終春秋不載見之辭也城濮則緣救宋而晉於同楚圍宋之國未嘗問焉乃專事曹衛且晉救宋

救中國之一患楚請釋曹衛不更救中國之二患乎
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吾亦曰天下之善一也吾
救宋一善也楚救曹衛二善也吾以吾之一善聽楚
之二善則三善也而必欲為私復以譎曹衛何為乎
身為中國之霸欲攘僭王猾夏之夷而乃以過而見
禮之故遂為退舍假令楚以退舍之故收卒而還則
僭王猾夏之奸晉文固已久置之不問矣故吾謂楚
特自失計耳使楚子當入申之後晉人有退不敢當
君之言而應之曰寡君與君各惟諸侯之不睦者是

問匪徒以威脅之而務以德懷之寡君是以願君為寡君釋曹與衛寡君固請為君釋宋之圍今曹衛咸告我曰吾寧絕君晉君已因君之請而許復我矣君惟是終德於曹衛寡君惟君之明德是承其敢羈迹於宋之城下顧一介行人不敢寧居以來請於君君既許其請矣行人其何所獲罪不虞君之執之也何故無寧謂茲行人不當為君之二怨請則寡君與有罪矣吾不知子犯是時將謂誰曲而誰直誰壯而誰老也而況鄭衛雖盟仍見醜見伐終已不一釋其怨

乎觀左傳叙述此事始終淡得春秋書法之意將晉君臣逞威無上挾怨虐鄰之故婉婉寫出但其用意淡婉多以微詞見意非淡心於是者不能驟見耳○此篇是左傳中第一大雅之文其平平寫出他意思高淡處其隱見轉撥處皆如坤軸之陂陀委卸如大海之紫瀾披迴非淡心遠見者不能知也自馬班韓柳而下如此篇者其文不少概見惟我朝經義中尚或見之○余嘗謂左傳文字最難及處在將二百五十五年事貫串作一篇文字又將中間每事離合各

成一篇文字徑似蘇氏璇璣圖經緯勾曲皆可成章也繇作者將二百五十年人事物理世運天道首尾熟悉於中從容就當日情事寫出雖議論著理處意見或有偏頗而序事則各因其情景寫出並不橫用己意凌駕出之故其首尾自各相呼應也司馬子長便自有抵牾蓋子長每借事道出己情思於前後抵牾不及顧耳此是左傳作文字習次高絕古今處偶因冰叔錄晉文公霸諸侯前後各段事為一篇遂識之

甯武子復衛侯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杜元從公公使

殺之衛成殺咺子又甚於咺不廢命奉夸叔以入守林

叔即叔武夸謚也咺父矣不敢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

以于殺之故廢衛侯之命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

故聽衛甯武子杜甯與衛人盟于宛濮杜陳留長垣縣

濮水出君者懷疑懼不相圖則相曰天禍衛國君臣

拒矣先事之盟最少此一者不得曰天禍衛國君臣

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今天誘

其衷杜衷中杜上天悔禍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曰牧馬曰圉

四語為千古出

奔復國安衆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

定事之祖 誘開誘也天開誘衛人之心使不降禍於衛舊解非自今

又以感動開誘天之心使不降禍於衛舊解非自今

日以徃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林保力謂恃其居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又先於衛侯欲以安衆○丘維屏曰孔子

不致前驅殺長牂子郎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林

叔武乃是長牂反子郎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

于爲成大夫使衛共載入國公子歇反市專犬華仲前驅二

衛大夫凡君行必有前驅蓋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二子爲衛成前驅也舊註非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杜

以叔武尸枕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可報叔元咺出奔晉。

其股而哭之杜元咺以衛侯驅人殺叔武故至晉愬之。○禧按歛犬

而尤知非其情故走出公又殺之則犬之殺武非公命

明矣。咺於理不當訟衛侯或咺見武死即奔晉亦不及

知哭武殺耶。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莊子為

犬之事耶。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莊子為

坐士榮為大士。杜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

鍼莊子衛侯不勝。杜三子辭屈。○衛侯已殺殺士榮。別

為坐。衛侯不勝。犬不知其辭何以不勝。殺士榮。別

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室。甯子職納橐籥焉。杜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

為已職。橐衣囊籥也。言其忠至

三子臣上以書三

二夏時矣二

所慮者淡○按甯子不獨恐君饑渴元咺歸于衛立公亦且以防酖毒稠者曰鬻淖者曰糜

子瑕晉侯使醫行酖衛侯杜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

疾而加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杜衍死甯俞不獨忘也晉侯

而俞得知可見全副心力日夜在衛君上耳目細密有

許多作用方能及此薄酖尤妙若竟不下酖則情露而

衛侯反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杜雙王

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廛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爲卿杜恐元咺距周治殺元咺及于適杜即公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杜服卿服將周欵先入

及門遇疾而死元咺報之也然何不治廛辭卿

辭今

曹伯孺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得杜字通內外。貨筮史。使曰。

以曹爲解。杜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晉文念念

一語。淡中其藪下文許多道理。不過演足以成其文耳。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杜曹始封君文王之子。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

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杜鄭文公出亡過

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杜函陵汜南皆鄭地汜南佚

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見秦君便是高

見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

亦是善辭唐德宗奉天諸詔

尤當一味樸實悔艾若稍存粉飾附會之見人心立解

體矣○又脅之以勢然亦是實話但他人必將此語作

正意先說使使人窺許之夜絕反文偽

而杜縣城見秦

須看其次
第之妙一
步引一步
一步進一
步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亦用老實話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杜設得鄭以

越晉而難保此八字不但說破敗散之役其焉用亡

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此言亡鄭若舍鄭以為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林使共其乏困閒處著君亦無所害

此言救鄭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然後緊處許君焦瑕朝

濟而夕設版焉杜晉君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

之君之所知也此言亡鄭晉夫晉何厭之有前是實事

速君之所知也此言亡鄭晉夫晉何厭之有前是實事

看他急急進步處將實影虛虛者皆實矣戰國既東封

策全祖此法蘇氏論古飄空據實之法亦祖此既東封

襄伯請鄭
于晉可也

何為盟且

成其後復

圍成穀國

難之敗猶

少矣

謝大治曰

此見晉文

豁達大度

處于犯功

名之士只

願乘便取

利胸中無

一毫情義

徒求以智

謀長者身

如此所以

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此言亡鄭

晉必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夫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

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杜畢竟文公有心人敗。因人之

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

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杜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

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杜晉文一盛德事。鄭石甲

父侯宣多。杜二子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觀鄭子華子蘭二事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者於此益見。

上書聖止少德。卷六。燭之武二。三三。

魏禧曰辭令妙絕與陰飴甥對秦伯足相上下茅鹿門稱歐陽文忠宦者論如傾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余於此二篇亦云然

彭家屏曰燭之武辭令之善人皆知之然得其要領切於事勢足以聳動秦伯而要以必從者則越國鄙遠之說也秦既不能越晉而有鄭而徒取以益晉豈秦之利乎故一聞燭之武之言即心解神悅既私與之盟又使三大夫戍之所以防晉者深矣搯人者必搯其肱燭之武其操是道歟

穀之役

冬晉文公卒

李廉曰桓文雖竝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

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

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斂乎葵丘桓公終

身與諸侯會郵失魯會幽失衛首止失陳文公三會而

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處乎桓公而曰文非

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

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會豈內則仇矣

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豈內則仇矣

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為也桓公為元咺執君則

納子華懼其抑君獎臣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

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桓公所不忍為也夫子正諷

之辨獨不淡切著明哉○禧按齊庚辰將殯于曲沃出

不用江黃而晉用秦非確論也○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絳都

杜晉

樞有聲如牛

勝安知非耶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樞有聲如牛

勝安知非耶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樞有聲如牛

勝安知非耶

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杜聲自軼出故曰君命大事戎

事也卜偃開秦密謀故因軼聲以正衆心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

杜籥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

杜秦大夫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

鍾惺云勞逸實主四字分

別得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一

軍皆知則耳目必洩故鄭必知近見師行出郊而士卒

不知所爲法故曰兵貴密速而已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

此無所得必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國鄭背晉而

行悖理之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國鄭背晉而

矣又因戍以襲鄭險側悖謬可謂極矣而蹇叔一公辭

語不及吾故嘗曰若一个臣者蹇叔不能當也

焉召孟明

杜百里奚之子

西乞

西乞術

白乙

白乙丙

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

哭師亦不是

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此則無害

曰晉人禦師必于殽

林

今之函谷關亦曰峭坂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古者軍行于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焉周亞夫

討吳楚趙涉請搜殽澠間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既明言晉必于殽而三帥漫不經意以取敗俘所謂輕則

寡謀入險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杜皋夏桀

之祖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杜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淡委曲兩

山相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古之謀臣未有不諳地圖者

上壽聖世少德三

殽之役二

三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杜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

下○免超乘者三百乘。林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左

胄示敬也。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謂

過天子門不卷甲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

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韋，先牛十二犒師。林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丘遲屏曰

一老一幼

一商人點

綴相掩映

二人辭命

可謂善戲

諒兮

告於鄭

林遠傳

通也。不可少此。一著。

鄭穆公使視客館

林使人視

秦杞子等三大

夫戌鄭之館舍則東載厲兵秣馬矣

杜嚴

兵使皇武子

辭焉

林鄭穆公使大夫

謝辭秦戌者使去曰吾子淹久於敝邑

惟是脯資

待秦師使皇武子

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

孫奔宋

不殺其人而婉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

滅亡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

求成以此知燕丹荆卿之謀直兒戲矣。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

林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所謂猛獸毒蟲必遺毒於人者按滅滑而經書八滑者不能

左傳經世鈔

卷六

殺之役三

十六

有其地也。○淮南子曰：穆公遣孟明襲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秦國君臣密謀而逃。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秦國君臣密謀得詳，故是間謀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

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

必君乎。林言以君必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國鄭而盟，盟鄭而襲，兵名甚正，何

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怪而反謂伐同姓為名義耶吾聞之，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林

傳車起姜戎子墨衰經林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

○此居憂蒞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邵

於不得已寇不於門庭而興師以襲人非不文嬴請三

帥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

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

之志若何公許之殺之師晉本無義而夫人又秦女穆

乎襄公釋之未爲不是但當謀之羣帥可釋則有以謝

武臣不可釋亦有以謝母而奈何私釋之也然處此者

不若留三帥不殺以要秦之成若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楚釋知罃晉釋鍾儀則盡善矣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杜預猶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千古

武臣百戰之功為近習貴倖所喪者多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楚矯稱襄公命

而執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蒙鼓杜預繫囚繫也

鼓謂之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人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秦伯素服郊次杜

之於鄉師而哭謝文游云至此而哭晚矣然有此一哭

郊纔見得蹇叔兩哭哭得有著落有精神

曰孤違蹇叔

直說到此不顧一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曰掩大德可知孟明平日有許多賢處故三晉人既歸用之說不可泛為敗將藉口即荀林父亦然

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

杜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

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

喜而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

至此又自提出一貪字為喪師之根言尤

至切 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杜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魏禧曰：般之舉無故啓釁，何哉？蓋秦再置晉君，威德數加於晉，必輕晉矣。故諸臣欲乘此立威於秦，以杜其後日侵陵之患。然背德結怨，此一舉也，足以敗國而有餘別有論。

邱維屏曰：左傳敘般戰全著精神在蹇叔起序。蹇叔語後連紀兩哭，極見蹇叔心明而意懇。處其及王孫滿，正是為蹇叔掩映。弦高之洩秦師，則蹇叔之語之明徵也。而序秦師至滅滑一結，蹇叔語盡驗矣。後段

又序晉來敗秦事證蹇叔語而先後序先軫事益見蹇語之精神也如此看作者精神方綻露并見作文之所以結束處末秦伯又以出人意表處作結秦伯前後一昏稚一切實悔過於蹇叔為正收於秦伯又為反照皆有味

彭家屏曰易曰無攸遂書曰牝鷄無晨詩曰婦無公事皆言婦人不可干與政事也穆姬之必釋晉惠文嬴之請歸三帥皆非也然以時勢論之惠公不返晉亦有君三帥不歸秦亦有帥幽之殺之等匹夫耳不

亦深鄰怨而示已之不廣哉二君皆英明之主計必不出此也其皆歸之勢也特以婦人女子干與其間若二君盛德之舉為徇門內之情何以服臣民而存國體乎或曰文嬴母也襄公不得不從與穆姬之事異是又不然禮著三從之義而曰夫死從子春秋于夫人姜氏如齊大書特書深咎莊公之不能防範其母也襄公不知此義率爾舍之成慈母之過激悖臣之唾遂致母子君臣之道一時交失吁過矣

先軫歿狄

狄伐晉

杜乘晉喪

及箕

晉邑今太原

八月

戊子

晉侯

敗狄于

箕

卻缺

獲白狄子

杜

白狄之別種

林

白狄之

先軫

曰

匹夫逞志於君

匹夫逞志於君

杜

謂不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

免胄入狄

師歿焉

先軫烈丈夫也然免胄之歿為過矣人臣即欲

乎且身為元帥尤非所宜于瑕歿而楚師燔元帥身故

戰陣狄乘機攻擊喪師辱國則軫之歿不有餘罪乎故

師歿焉

先軫烈丈夫也然免胄之歿為過矣人臣即欲

乎且身為元帥尤非所宜于瑕歿而楚師燔元帥身故

戰陣狄乘機攻擊喪師辱國則軫之歿不有餘罪乎故

誠意必先

狄人歸其元

也

首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

白

致知也

狄人歸其元

也

首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

白

季胥臣冀晉邑

今

見冀缺耨

即卻

冀晉邑

今

見冀缺耨

即卻

其妻媿

于輒

之敬

相

待如賓

相待如賓

最難

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其妻媿

于輒

之敬

相

待如賓

冀晉邑

今

見冀缺耨

即卻

其妻媿

于輒

之敬

相

待如賓

此為千古
錄罪齊之
法

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杜缺父冀芮

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杜且居先軫

敵故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舉卻缺子之功也

杜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格最佳曰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杜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

杜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彭家屏曰先軫之唾其君洵有罪矣然迫國家之公義動一時之浮氣事過氣平心知其罪正當囚服入朝身伏鈇鉞痛哭流涕再三請死明君臣之分章國家之法以爲同列勸不誠善于處死者哉乃見不及此身歿狄師豈知當長子之寄非可歿之時殉一己之情忘民社之重以是補過不又有過焉者乎夫疆場之事力盡身歿得歿所也有所懷挾借以自盡雖身膏戎馬之場非歿所也然跡其先後之言忿激一時懊悔事後至無地自容而慷慨求死人有不得于

左傳經世鈔

傳

卷六

秋上

三十一

心赴湯蹈火而不自知者此類是也其志亦可哀也
夫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終